

猎人的姑娘

白桦

封面：吕敬人

插图：沈蓉男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里选了著名诗人白桦同志，从1952年到1978年以来，给少年儿童写的8个故事。

故事里的主人公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孩子。小顾杰是在贺老总身边长大的。有一次他押送两个日本俘虏，路上险些出了大乱子，但他凭着勇敢和智慧，终于胜利到了目的地。小梨英在敌人和边防军都乔装成商人的复杂情况下，以她爱憎分明的感情巧妙地帮助边防军抓住了老奸巨猾的敌人。猎人的女儿芮丽，有一双不但美丽而且十分锐利的眼睛；她阿爸给她找来了一个勇敢漂亮的小伙子，可芮丽却看出了他其实是个非常凶恶的敌人。还有竹哨吹得很好听的莎丽娅和达那；马骑得飞快的洛娃和阿瓦，他(她)们全都有一段惊险动人的经历……

这些故事构思新颖，文笔诗意浓郁，处处展现出边疆地区多彩多姿的自然和生活的特色。

猎 人 的 姑 娘

白 桦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5.5印张 83千字

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8,000册 定价0.38元

目 次

小溪奔向大海.....	1
无铃的马帮.....	27
赛马会前夜.....	85
猎人的姑娘.....	101
竹哨.....	124
小哨兵.....	153
毛主席像.....	161
鹿走的路.....	169



小溪奔向大海

你们知道江河是怎么形成的吗？见过吗？其实，所有汹涌澎湃、赫赫有名的江河，在她开始的时候，仅仅是些细小的溪流，她们流过的路，是那么曲折，几乎每一步都有一个弯儿。有许多小溪找到了共同的道路，道路就越来越直了，有了方向，也有了路线。看起来变得庄重起来，沉稳了，严谨了，也有了不可阻挡的力量，有了坚定不移的步伐；前进着，前进着，奔向海洋，奔向太阳……

贺老总批准参军的小战士

顾杰真是个小战士，十三岁就参加了八路军，而且是在一二〇师。一二〇师可是个有名的部队呀！师长就是那位敌人一听见名字就吓一大跳的贺龙同志。同志们都把贺龙同志叫贺老总。为什么叫贺老总呢？因为一九二七年“八一”南昌起义的时候——也

就是中国人民军队诞生的时候，贺龙同志担任总指挥。所以，同志们就一直叫他贺老总，就是周恩来同志也这么叫他，感到这样亲切些。顾杰参军可不是什么一般干部批准的，他可是贺老总亲自批准的。这个十冬腊月赤着脚的穷孩子，谁也不找，单单缠着那个留着一抹黑胡子的指挥员不放，准是有人偷偷给他出过主意。天一亮，他就在贺老总住的民房门外扯着嗓子唱。他虽然还不是八路军战士，可八路军的歌儿他都会唱。贺老总一出门，他就扶着根棍子象扶着根枪那样，在哨兵旁边喊着“敬礼！”姿式尽量要求合乎标准，哨兵也不干涉他。接着他就帮着警卫员给贺老总的战马紧肚带。贺老总上了马，他总忘不了笑着摸摸贺老总的脚。他并不提出要求，天天如此。一个月过去了，一天早上，贺老总抓住缰绳却不上马，注视着他问：

“小鬼，你是不是想当兵啊？”

顾杰没有回答，仰望着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。

贺老总捋了一下胡子问：

“尿不尿炕呀？”

“不！”

就这么简单，有了不尿炕这个条件，贺老总就批准他参了军。当然，别的条件贺老总不用问就能看得出来，他是个受尽了苦难的穷孩子，也是个聪明孩子。那

时候还要什么条件呢？
八路军战士的基本条件
他都具备了。

顾杰参军以后，编在警卫营当战士。只过了两年就成为闻名整个师部的小班长。开起班务会来，就听见他的声音；球场上赛起球来，就看见他满场飞；开起晚会来，西路梆子唱得人人都落泪。靶场上，左右手都能射击，枪枪都



能命中鬼子人头靶。顾杰一切都非常得意，只有一点不那么如意，就是他的这些才能和锋芒毕露的表现，一点也没引起贺老总的注意。每当他在贺老总门前值岗的时候，打扮得特别精神，枪擦得锃(zèng)亮，绑腿打得紧梆梆，草鞋上扎着一对红英英的线球。喊起口令来，清脆嘹亮。但很扫兴，贺老总从来就不注意他，没给他过笑脸儿，更没有夸他几句。按顾杰的想法，贺老总不夸他几句是不能理解的，但事实的确如此。……难道贺老总真的没注意到，或者根本不喜欢这个精明能

干、多才多艺的小班长吗？当然不是，这是不符合贺老总的性格的。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，贺老总特别喜欢红小鬼，因为红小鬼过早地把青春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，他们在斗争中大多数都早熟、智慧、勇敢、纯真。可为什么贺老总偏偏对顾杰这么冷落呢？想把这个疑问解释清楚，必须在大故事里插进一个小故事。

大故事里的小故事

在长征途中，贺老总发现了一个十四岁的神枪手陶果子，这个红小鬼在一千米以外，用重机枪封锁一个路口，点发连发相结合，百发百中，敌军一个团一整天没能冲过一个人，敌人的尸体把路口都填满了。贺老总爱得把小机枪手抱起来，扔在自己的枣红马背上。当红二方面军进入滇西北，前有天堑金沙江，后有重兵追赶。必须先把身后追兵的威风打下去，才能强渡面前的金沙江。贺老总命令在一道山梁上集中五挺重机枪，一字儿摆开，配备五个弹药手，只派一个射手——就是陶果子。五挺重机枪从五个角度俯视着山谷。当敌人一个师进入山谷之后，陶果子一个人轮番使用五挺重机枪，在同志们的配合下，打得敌军进退不得，哭爹喊娘，贺老总蹲在山梁上，抽着烟斗笑出了眼泪。敌

人在山谷里留下一大堆尸体，夹着尾巴倒退五十里，三天三夜没敢往前追一步。这时，贺老总挥师西进，一举渡过金沙江。后来，陶果子成了有名的人物，渐渐又变成了特殊人物。进入西康之后，因为不服从连长的命令，擅自单独闯进一座喇嘛寺，被反动喇嘛暗杀了。这件事使贺老总既悲痛、又震惊，连着好几夜不能入睡。

贺老总正因为特别爱护顾杰，却怕由于爱而使他骄纵，落个象陶果子那样的后果。贺老总最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，可是在顾杰面前又必须抑制住自己的感情，处处装着没看见他。细心的同志都能觉察出来，实际上，贺老总特别注意他，常常在远处高兴地注视着，并且喜欢听别人谈他的事，但从不当众夸奖他。

“派我去！”

晋西北的春天来得很迟。阳春三月，柳条儿才冒出米粒儿那么大的新芽儿。前方部队送来了两个日军俘虏，一个是戴眼镜的、白白净净的瘦子；一个是又矮又黑的胖子，满脸连鬓胡子。他们拒绝回答任何问话，眼睛里放射着仇恨的光。在师部被看押的三天，敌军工作部的同志对他们很优待，当时，连师首长都吃杂粮，却给他们吃白面，顿顿饭都是一荤一素，但顿顿饭

的盘子和碗，都被他们从窗户里扔出来摔得粉碎。俘虏的蛮横行为，引起师部全体同志和农民的极大愤慨，纷纷向贺老总提出，干脆把这两个“日本鬼子”毙了，最少也得美美地抽他们一顿皮鞭，叫他们知道点厉害，明白明白自己的身分，而贺老总却笑笑回答说：

“你们的办法倒痛快，就是干不得。”

这天，顾杰正在贺老总门前站岗，贺老总把警卫营谭营长叫了来，他们就在门前谈话。

“报告老总，有什么指示？”

“大营长！没得指示，跟你打个商量。”他用很俏皮的湘西话说：“有个很重要、又很艰巨的美差要交给你们。”

“请下命令吧，老总！”

“明天要把那两个日军俘虏送到延安。”

“这还不容易，这点事儿还用得着你亲自布置？”

“容易？你先不要吹牛。第一，人不能派多，只能派一个战士，还不能派个关东大汉，要派个小鬼。”

“我不懂，老总！”

“从这里到延安都是解放区，你还怕他跑了？这两个老兄对立情绪很大，我们不能火上浇油，派一个小战士，沿途再动员些民兵，一段一段地送。路上不要搞的那么紧张，不要叫他们产生误会——以为我们要把他

们往西天送，我们送他去延安，叫他们去学习。”

“学习！”顾杰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。

“怎么？”贺老总说：“你不服气？”

“我是不服气，”顾杰坦白地说：“我多少次要求去延安住学都不同意，这两个日本鬼子——我们民族的死敌，刚刚被迫放下武器，态度还很恶劣，侵略军本性分毫未改，却要送他们到延安去住学？！”

“你这张小嘴能说会道——我早有所闻，百闻不如一见。”贺老总严肃地说：“告诉你，正因为他们态度极为恶劣，侵略本性分毫未改，才送他们去学习，这是党中央的决定，尽一切可能把日军俘虏都送到延安去住学。”

“顾杰！”营长严厉地说：“谁叫你插嘴的？！”

顾杰低下了头，脚在地上画着圈圈。

贺老总继续向谭营长布置任务：

“明天一早就出发，今天晚上做好一切准备工作。”

“可派谁呢？”谭营长为难地说：“我们营前两年还有几个办事牢靠的小鬼，这两年……”

“报告营长！老总！”顾杰又按捺不住地喊起来：“派我去！”

“顾杰！”谭营长生气地说：“你……”

“我完全够条件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“啊？”从贺老总眼神里看得出，他对顾杰不仅有几分信任，也有几分欣赏。但他反问顾杰说：“你能保证？不见得吧！”

“老总，我一定把两个日本鬼子……”

“等等！”贺老总插断他的话说：“你把这两个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还看成‘日本鬼子’，就说明你完不成任务！”

“老总，我说错了，我一定把这两个日军俘虏安全送到延安。”

贺老总叮嘱说：

“第一、不打不骂。”

顾杰重复着：

“不打不骂。”

“第二、细心耐心。”

“细心耐心。”

“第三、在生活上优待他们。”

“在生活上优待他们。”

“第四、路程不要赶得太紧。”

“路程不要赶得太紧。”

“还有、沿途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，说服群众，不要污辱、伤害俘虏。”

“沿途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，说服群众，不要

污辱、伤害俘虏。”

“毛主席告诉我们说：‘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。’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不折不扣地执行政策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在日军俘虏面前，既是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，又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全权代表咧！懂不懂！”

“懂。”

“我看你未必做得到。”

“我绝对能做到。”

“我不放心。”

“请老总一百个放心！”

“可不能出差错呀！小鬼！出了差错怎么办？”

“甘愿受军法处分！”

“八路军战士的一句话，可不是牛行经纪谈生意啊！”

“营长可以为我担保。”

“大营长！”贺老总转向谭营长：“你敢担保？”

谭营长笑着点点头。

“顾杰！”贺老总向顾杰说：“出了差错可得连你也押送延安啊！总部可是有关人的小黑屋呀！”

顾杰大声说：

“是！出了差错，我自己把自己捆起来押送延安。”

“好！”贺老总伸出手来：“一言既出可是驷马难追啊！”

顾杰先把手往裤子上擦了擦才伸给贺老总，贺老总大笑起来，惊得门前树上那一群刚刚落定的麻雀又一轰而起……。

在 路 上

出发的前夜，顾杰几乎通宵未眠。先是到敌军工作部开会，敌军工作部一位李干事主持会议，参加会议的除了谭营长和顾杰之外，就是地方民主政府派来的第一站护送人员——八个民兵。李干事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这两个俘虏的情况，顾杰用子弹壳做的自来水笔认真地记着：那个戴眼镜的俘虏叫村上太郎，是大阪的一个小学教员，二十八岁。那个又黑又矮的俘虏叫成田次郎，四国附近一个小岛上的渔民，二十六岁。他俩都隶属于日本侵略军鲸尾师团十一联队，三中队、九小队，都是步兵二等兵。他们被征入伍两年多，到中国才一年。他们受军国主义教育的毒害很深，仇视中国人民，尤其是仇视中国共产党、八路军、新四军。由于他俩拒绝答话，目前掌握的情况很少。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他们，要送他们去延安学习，他们十分怀疑、恐惧。

同时也预先警告过他们，一路都是解放区，日军俘虏想从这里逃出去，不仅不可能，也是很危险的。解放区的群众出于民族义愤，可能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打死。

会议结束之后已经十点了，谭营长又找顾杰坐在山头上和他谈话。春寒料峭，月明如水。谭营长反复叮嘱他、告诫他、鼓励他、提醒他……总之，希望他别辜负贺老总的期望。

东方刚刚出现鱼肚白，顾杰和民兵护送着两名日军俘虏，上路了。八个民兵连红缨枪也没带，顾杰在棉袄里，贴肉别着营长那把二十响手枪，以防万一。明朗的阳光普照大地，高高的山峰上雄鹰在盘旋，深深的峡谷里流水在歌唱。在高原黄色的基调上浮现出浅浅的嫩绿，一簇簇山丹丹红得耀眼。放羊娃用铲子抛着石子儿驱赶着羊群，唱着信天游：

“边区的山来，边区的水，

铁打的边区呀，画儿一样美……”

但村上 and 成田的脸却是阴沉的，都象雷雨之前的天空那样凶险。他们的双手插在裤兜里，带钉的牛皮鞋踢着黄土路，不紧不慢地响着，他们象完全聋了一样，眼睛直视前方。走了十华里以后，顾杰宣布休息，大家原地停下来，坐在路边山坡上，一阵沉默。顾杰笑着把一个水壶递给成田，成田象没看见似地不理睬他，

顾杰打开水壶盖，把水壶伸到成田的嘴边，成田猛地一抬手，水壶飞了，顺着山坡滚进深沟。顾杰觉得自己的嘴唇在发抖，眼前火星乱迸，但他没说一个字，默默地坐了下来，情不自禁地在心里骂了一声：

“野人！”

一个民兵花了二十分钟时间，跑下山沟，拾回碰瘪了的水壶。这支小部队又不声不响地出发了。顾杰这才开始对这个任务的艰巨性有了一点认识。

今天预定的行程是五十华里，到清水铺的时候，太阳还在树梢上。宿营以后，因为派饭引起了一场风波。全村群众纷纷议论：

“对待日本鬼子，不杀不打就是最大的优待，还给他们做什么好吃的！”

“叫他们将就点吧，吃碗荞麦疙瘩就很不赖了。”

顾杰虽然心里想的和这些议论完全一致，还是在全村群众大会上，讲了一通既没说服群众，也没说服自己的道理。在老村长的督促下，总算烙了几张油饼，炒了一个肉丝，做了碗蛋汤。村上 and 成田吃完之后，照例把盘子碗摔得粉碎。全村群众知道以后就气炸了，围住他们的住处不答应，有人提出要让他们说说道理，有人提出要开斗争会，有人提出要给他们一顿饱打，有人提出一人给一颗“花生米”，枪崩了算了。吵闹不休，火

把通明。村上 and 成田盘腿坐在炕上，神色紧张而凶狠。

顾杰只好再一次向群众进行耐心的解释，说得口干舌渴也没用。还是老村长一句话就把群众说得哑口无言了。老村长说：

“乡亲们！对畜牲咱们能讲道理、开斗争会吗？”

是呀！对畜牲能讲什么道理呢？对畜牲开个斗争会有什么用呢？群众渐渐才忿忿地散去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新问题又来了，村上 and 成田不仅不吃飯，而且躺在炕上不起来，用老乡的话来说：“要起死狗来了。”清水铺派出接班护送の民兵已经整装待发了，从蒙蒙亮等到日出三竿。顾杰借用各种手势和表情，向村上 and 成田做耐心而又耐心的说服工作。村上只做了一个有说明性的动作：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脚，意思是：走不动了。顾杰真想跳起来打他的耳光，但他涨红着脸，连动也没动，用牙紧咬着嘴唇思索了很久，才向身边的老村长说：

“派两头毛驴！”

“啥？”村长惊讶得大张着嘴：“给俘虏派毛驴？”

人民的子弟参军打东洋，村里可以派毛驴；伤病员、怀孕女干部过路，村里可以派毛驴；退一万步，友军军官来往，村里也可以派毛驴。没听说押送俘虏还派毛驴，而且还是两个全村群众都看到的态度恶劣、身体

健壮的日本鬼子！

顾杰只好学着战场上指挥员的口气严厉地说：

“先执行！有意见以后提。”

两个小时以后才派好毛驴，可见老村长费了多么大的力气和口舌。村上 and 成田听见毛驴叫才从炕上爬起来……

枪 响 了！

第二天算是勉强又走了五十里，深夜才到达目的地——邱家店。村上 and 成田乘着号房子、派饭派草料、换驴、民兵交接班的忙乱当儿，当众拔腿就跑。夜太黑，一转眼就失踪了。顾杰急得直跺脚，全村紧急动员，灯笼火把，男女老少一起搜寻起来，整整闹腾到下半夜，才算在村西头谷秸垛里找到他们。一个儿童团员上前去抓他们，被成田一拳头打得倒退了丈把远，鼻子、嘴都淌血。邱家店全体群众把谷秸垛立即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几百双眼睛和两双眼睛，仇恨地对视着。民兵手里的土枪都填好了火药，儿童团员们的红缨枪，雪亮的枪尖象车轮上的辐条那样指着一个方向。村干部们都围在顾杰身边，提着各种各样的建议。

村长拍着大腿说：